

五朝名臣言行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

十三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第一卷

一之一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 琦

第二卷

二之一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 弼

二之二

叅政歐陽文忠公 脩

第三卷

八卷其目錄

三之一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 彥博

三之二

叅政趙康靖公 槩

三之三

叅政吳文肅公 奎

三之四

叅政張文定公 方平

第四卷

四之一



樞密胡文恭公宿

四之二

端明蔡公襄

四之三

尚書王懿敏公素

四之四

集賢學士劉公敞

第五卷

五之一

叅政唐質肅公介

八卷集目錄

八二

五之二

叅政趙清獻公抃

五之三

御史中丞呂公誨

五之四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

五之五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鎮

第六卷

六之一

太傅魯國曾宣靖公 公亮

六之二

丞相荆國王文公 安石

第七卷

七之一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 光諫議大夫司馬公康附

第八卷

八之一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 公著侍講呂公希哲附

第九卷

百十九

後集目錄

三

吳生

九之一

中書舍人曾公 鞏

九之二

內翰曾文昭公 鞏

九之三

內翰蘇文忠公 軾

九之四

門下侍郎蘇公 轍

第十卷

十之一

丞相康國韓獻肅公絳

十之二

門下侍郎韓公維

十之三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堯俞

十之四

尚書彭公汝礪

第十一卷

十一之一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

十一之二

尚書左丞王公存

十一之三

丞相蘇公頌

第十二卷

十二之一

丞相劉忠肅公摯

十二之二

樞密王公巖叟

十二之三

諫議劉公 安世

第十三卷

十三之一

內翰范公 祖禹

十三之二

侍郎鄒公 浩

十三之三

諫議陳忠肅公 瓘

第十四卷

十四之一

康節邵先生 雍

十四之二

密學陳公 襄

十四之三

祕書丞劉公 恕

十四之四

節孝徐先生 積

十四之五

正字陳公 師道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之一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



韓氏安旌
子孫永寶

王名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中天聖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改太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庫徙開封府推官遷度支判官景祐三年除右司諫供職寶元二年擢知制誥知審刑院益利路大飢為體量安撫使康定元年西邊用兵為陝西安撫使尋加樞密直學士充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總管

司事降知秦州兼秦隴都總管沿邊招討等使慶曆二年改除秦州觀察使數月復為樞密直學士充陝西四路都總管經略招討等使明年召拜樞密副使除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真定府定州皇祐五年授武康節度使知并州徙相州除樞密使嘉祐三年拜集賢殿大學士平章事六年進昭文相英宗即位封魏國公神宗即位除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改

淮南節度使判永興軍復判相州徙大名府熙寧六年復請相八年薨年六十八贈尚書令配饗英宗廟庭上親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徽宗朝追封魏王

公自幼而孤鞠於諸兄既長能自立有大志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所學不用力而過人性淳一無邪曲孝于其母悌事諸兄皆不教而能李清臣撰行狀

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二十

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家傳

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於筦庫眾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習為弊廢而不行願復舊制詔從之舊有監秤內臣一負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

納內臣往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日暴露廊廡
遠方衙校苦於稽留公奏罷之災傷州郡
所輸物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剝公請蠲之

家傳

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
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

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胡氏傳家錄

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
親近忠直放遠邪佞時災異數見公以災
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未

三十一

一之一

八三

文恭

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
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偃衆
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
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
十上不報公乃抗疏乞出疏示中書敕御
史臺集百官會議上乃罷宰臣王隨陳
堯佐叅知政事韓億石中立等四人者

家傳

○王巖叟編別錄云公常言天下事不如人望者多
仁宗朝王隨陳堯佐爲輔相比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
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人叅預又頗以私意害公公
既論罷之天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
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曰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集
賢宋庠晁宗慤叅政天下大失望是時朝廷欲以公

為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遂寢

時災異數見朝廷但齋醮禳謝公既上疏極論又聞大慶殿建設道場公奏前世祈禱之法必徹樂減膳脩德理刑下詔求言側身避殿始可轉禍為福願法而行之宮中宴飲亦望節減不獨仰奉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 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以正法度而尊威神

三百五字

六一之一

合

吳拱

也今後設醮望於別所安置 上嘉納之

家傳

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行狀民間復作銷金服玩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封以刑名

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徒三年公奏大中祥符八年勅犯銷金者斬請復用之

家傳

詔同詳定阮逸胡瑋等所造鍾律公論曰

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之所急國家方夏寧一久弛邊備大戎之性豈能常保願 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

八十一之一

八五

月未

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

遂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

家傳

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

錄二司開封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

司以示至公從之

家傳

侍御史袁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較其出入省罷不急詔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三司詳定公謂景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完具若俟齊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爲浮費

自可裁度 上聞如故將相戚里之家多
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為私家僕隸在京
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
計邪詔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
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
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
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
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
費只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相
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

入內內侍省施行家傳

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効
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
美乃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藁自
序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
之家傳

知審刑院先是盜殺同黨既已就捕例不抵
死公曰此但并有其貲或就滅其口非有
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法乃
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家傳

以益利路人飢爲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
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
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劔
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
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
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
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
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饘粥活
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
生我也

家傳

李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
頗恐士大夫多避西行公使蜀道潼陝歸
奏事便殿上問西兵形勢公具以所聞
對上即曰朕比憂乏人按邊卿其爲朕
往授陝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欲自効馳
至延安則羗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
往往移病求罷職公即選練材武治戰守
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檄諸郡
完城郭如河北始設烽燧以候虜先是大
將劉平戰北或誣其叛去遂錮守平妻子

具獄河中府公力辨白釋之錄戰死者賻恤賞贈邊臣皆勸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爲不能欲以趙振代公奏曰振寵勇可使搏戰非謀議守邊才願留雍以觀後効無已則起范仲淹爲可臣爲國家憂非私仲淹也若涉朋比誤陛下事當族慶人陳叔慶等陳邊防策旣而補官東南公奏曰忠義憤蕙爲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非所以開示誠意徠人才也又奏罷率馬令以寬民力及裁處它利害甚

悉上益知公可辨大事

狀行

康定元年五月天子命夏公竦都護西師而以公副之未幾遣學士晁宗慤內侍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詔意爲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我我倉猝赴敵必敗合府爭曰承平久不習戰羗寇暴起今將與兵未訓講其可深入客鬪乎願謹關塞以歲月平之公所論不得用使持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日月來上衆復會議

曰軍事雖可擇便宜行之然大計亦不當
遽乃畫攻守二策求中決公馳驛奏闕下
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爲難公不得已
獨上章曰元昊竊數州精兵不出四五萬
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
爲少分戍數十城塞彼聚而來故常衆我
散故常寡相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
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太過以二十萬重兵
惴然坐守界濠不敢與虜確臣實痛之願
更命近臣觀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

疑臣言奏雖不下知兵者以公說爲然狀行
公往來塞下勤苦志寢食期有以報 上出
按屯至涇原聞元昊乞和公諭諸將曰無
約而降者謀也宜益備不可懈弛遽調兵
瓦亭兵未集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授諸
將曰山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
以怒我爲餌以誘我皆無得輒出待其歸
且墮也邀擊之而裨將任福王仲寶狃小
勝數違節度公遣府吏耿傳就詰責不從
則又檄福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猶進兵

遇伏遂戰死嫉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大帥使收餘兵得檄福衣帶間封上之安撫使王公堯臣亦以實奏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知秦州

行狀

公在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輯屬戶益市諸羗馬討殺生羗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公去秦賊不敢窺秦塞為盜

行狀

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公為秦州觀察使曰吾君憂邊臣子何可以擇官獨

不辭

行狀○又家傳云公上表謝曰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擬希求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

名協軍旅稱呼之便

三十七

八十一

八十

月時

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歲補月完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亦習聞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勇氣倍于初時公方建請於鄜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視虜所不備互出

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困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隳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中兔尔章既上又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輒近塞

行狀

丞相范公純仁治平中為御史坐言事謫通判安州嘗言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幃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

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携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納之時范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為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服曰非琦所及

史塵

公與范公在兵間最久兩公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樂為之用朝廷倚以為重故天下稱

為韓范 仁宗知公久勞于外遣使密諭
旨曰卿孤立無人援薦獨朕知之行召卿
矣明年春與范公同召拜樞密副使公自
請捍邊至五表不聽既至又與范公伸前
議同決策 上前期以兵覆元昊會夏國
送款公謀不果用范公每恨齟齬功不就
故作閔古堂詩叙其事傳于世

狀行

時邊事雖欲講解元昊猶上書邀朝廷其輕
者欲自建元為父子呼兀卒及令我使與
陪臣為列二府遽欲從之公獨謂不可許
數廷議眾尚不從公持之愈堅故晏丞相
至變色而起公守所見不易卒殺其禮如

公言

狀行

初夏人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
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
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
以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 上前議未合
退於殿廬中范公猶爭以為非益兵不可
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
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

會杜祁公富韓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忤也

家傳○又別錄云公嘗爲門人語此事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

敢者少爾如希文亦未免有易動處

公既至關陝屬歲大飢群盜嘯聚商號之郊張海郭貌山邵興衆數千人巡檢上官珙與戰失利餘軍潰散藏匿山谷邵興揭榜招誘商州錢監役兵公遣屬官薛向乘傳往料簡之其舊係邊兵即令歸隸舊籍餘並押赴陝府填諸軍闕額又遣人賫榜招致上官珙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

揚拙等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邵興等皆相繼殲劔關輔按堵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飢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即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賑之又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况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

時 仁宗以天下多事急于求治手詔宰相
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
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
坐咨訪絕務公條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
帥明按察蠲財利抑佞倖進有能退不才
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
人已側目不安二府或合班奏事公必盡
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 上指陳其實同
列尤不悅獨 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行狀

○又強至所編遺事云公言 仁廟御批朕用韓琦
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九所議事仰章得

象杜衍以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
家藏一本一以與公公今尚存也

蘇子美輩為進奏院事發 仁宗為讒者所
惑夜遣中使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公明日
對曰夜來聞遣官官遶京城捕館職甚駭
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緣 陛下
即位來不曾做此等事何故今日陡如此
上色悔久之別錄

公云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
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叅政陰主之張方
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

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在右府不與此事因兩府同對偶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校方平等皆 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為 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 上遂釋然別錄

富鄭公安撫河北還至都門命守鄆公奏曰朝廷聞北虜點兵弼以忠義請行事畢歸奏去京師咫尺宵中籌策不得一陳於陛下之前乃責補閑郡四方不聞其罪曾無一人為弼言者臣切為 陛下惜之累

上不報

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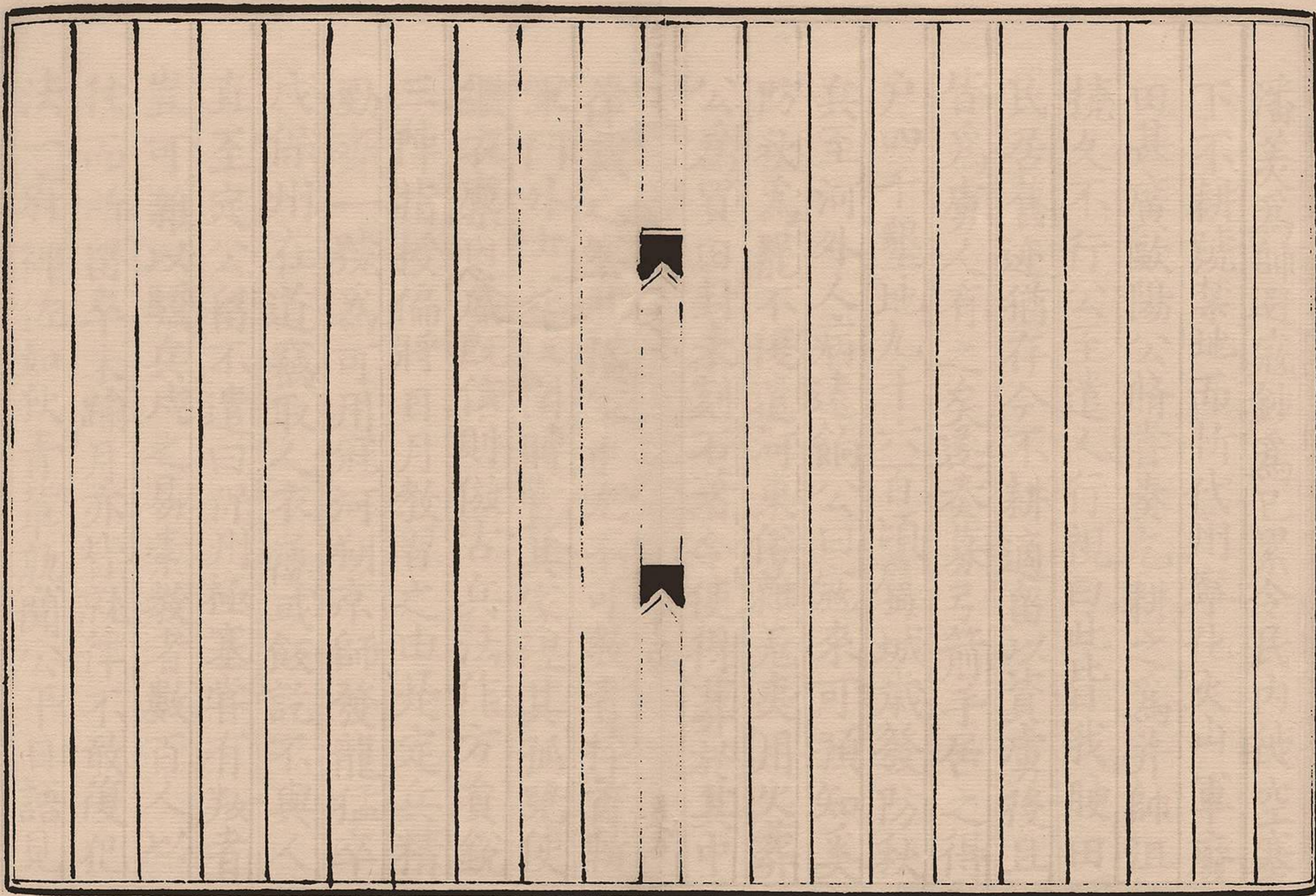
前此陝西帥鄭公戩以劉滄董士廉城水洛涇原守將尹洙狄青謂非便詔輟其役會戩罷兼涇原路二人猶城之青欲斬以徇不克戩論救于朝朝廷薄二人罪公曰二人者實違詔何可無罪列十事辨析後士廉詣闕訟而柄臣為之佐佑又屬公與當時有名大臣改更天下敝事僥倖者憚之故富公杜公相繼罷去公亦懇求補外行狀

徙知鄆州京東素多次捕盜之法以百日為

三限限中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它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至今用之家傳

公自楊徙鄆自鄆徙鎮定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愛慕之如父母定州久用武將治兵無法度至于驕不可使當明公鎬引諸州兵平甘陵獨定兵邀賞賚怨語幾欲譟城下公素聞其事以爲定兵不治將爲亂旣至即用兵

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教者捽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涅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旣信則倣古兵法作方負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爲可用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履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公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一府裨佐如狄青輩孰聞公平日語見



潘美爲帥避寇鈔爲已累令民內徙空塞
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
田甚廣歐陽公脩嘗奏乞耕之爲并帥沮
撓久不行公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
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虜後且
皆爲虜人有之矣遂奏募弓箭手居之得
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屬城歲發防秋
兵至河外人病遠餉公曰寇來可預知奚
防秋爲罷不復遣河東俗雜羗夷用火葬
公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

人遂以焚屍爲恥行

狀

除樞密使公以皇朝百餘年 祖宗以征伐
平定中國外臨制四夷機事歸樞密府文
書藏于吏舍朽蠹散亡爲可惜奏擇吏整
比紀次之多得 三聖親筆見其神斷及四
方兵要根本爲六百八十卷制祿令驛令
使有成法三司吏不復得弄文移爲稽故
昧賄自絕訖今以爲便請稍出內帑錢糴
粟數百萬實邊備建遣郝質王慶民度藏
才三族故地命郭霽復城爲豐州與麟府

相為羽翼瞰契丹夏國相通之道狀行

溪洞蠻彭仕義納其子師寶之妻師寶與子投辰州告之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之公曰二子既還則為魚肉矣它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遂無事家傳

中書習舊敝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又編中書機要如樞密院舉督天下吏職嚴京百司察不職者及貴臣挾恃放縱有罪無所貸以懲廢弛之風陰消官者權又試補宗室外官興學校變科舉別考

五路貢士雖不行其後頗如其說

狀行

公推廣上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門外四禪院買地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於道見者閔傷乃舉舊制行之

家傳

公自爲宰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宗補天下事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士莫自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

饗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敦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授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法春秋存亡國繼絕世之義擇才臣詣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君以廣賑恤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募方書賦藥物以救疾病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勅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人愚民得無陷大罪議者以謂近于三代之仁義多公所

論議施行

狀行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爲憂雖或有
言者而大臣莫敢爲議首公數乘間伏奏
乞選立皇子 上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
卿其母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
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已
議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皇太子成帝中
材常主猶能之以 陛下之聖何難于此
哉 太祖爲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惟 陛
下以 太祖心爲心則無不可矣 仁宗
感悟始以 英宗判宗正寺 英宗力辭

官官宮妾勢未便中外皆爲危之公復啓
曰 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
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它也事猶豫
不決招讒慝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
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復
得搖矣 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
大禮前亟立爲 皇子乃召樞密大臣諭
其事大臣或愕曰此大事毋遽 上顧曰
朕意決矣曰誠如此臣敢爲天下賀又召
學士爲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藁 英

宗既為皇子尚堅卧公又奏曰今既為
陛下子何所間哉願令宮人就諭旨及本
宮族屬敦勸 上如其請 先帝始就慶
寧宮會 仁宗棄天下平旦入預大議
英宗即 皇帝位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
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
然日至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
未嘗名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
及立皇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 仁宗神
德聖斷為天下計 皇太后母道內助之

力朝廷有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故一二

大事天下莫知其詳行狀○又遺事云公自定

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

未及行公秉政 仁宗倦勤甚勢漸迫更不暇置內

學每進對罷即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

下心語日益深切前後不可勝數仁宗終無一言不

喜亦不怒公患之它日 仁宗忽顧公謂朕亦有意

多時時有二宗子嘗育宮中公乘其意動急叩之謂

二宗子 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明知否可屬大

計 仁宗以 英宗為言公即將順以彼一人便若

幽厲語更不及 英宗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

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

英宗初為皇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
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 陛下不可錯
上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
公曰此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
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

語及即位 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
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
弼入稱 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當賀
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
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 先帝
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
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
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
然遺事

英廟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

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
反走大臣輦駭愕癡立莫知所措公亟投
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
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
擁 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
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唯
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
麴之若無事然歐陽永叔歸以語所親曰
韓公遇事真不可及別錄

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

居猶若疾者面壁堅卧莫受藥餌公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則或熟視公而不言或取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湏公強之而後服

別錄

英宗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其說公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

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 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與旣見謂 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湏進呈只是不可泄 陛下今日皆 太后力恩不可報然旣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 上曰謹奉教公又去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

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它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之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公弼退而謂公曰適聞得簾下所說否弼則不忍聞蓋富意以太后之言為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徹簾不敢令富公預聞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英廟既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傾向在太后公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

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為縮頸流汗既而吳奎長文曰語不太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別錄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

公曰可以出矣 太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顧旨即辦不數日素仗成 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 太后不乂竟還

政錄別

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 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公察其意回矣即連贊成之後數日批

二十四

八之一

八二十六

杜明

出云某日更不御殿公亟令捲簾徹座乃往白 上 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詔矣 上遂釋然錄別

初曹后難於還政公說曰當別與 太后議

儀制

山呼警蹕益衛士五百人之類

太后既允即以諷

上 上曰相公苦崇辨母后是豈好事公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 陛下何惜此耶若以輕重比之與之者止如鷄卵放下者乃如太山富公云何啻太山遂定

錄別

英宗初在藩邸恭儉好學禮下師友甚得名
譽嘉祐末 仁宗不豫大臣議選立宗室
子 仁宗勉從衆議立爲皇子然左右近
習多不樂者 帝憂懼辭避者久之及
仁宗晏駕 帝即位以憂得心疾大臣議
請 慈聖垂簾 帝疾甚時有不遜語
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皇子者陰進廢立
之計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叅知政事殿
陽脩深助其議嘗奏事簾前 慈聖嗚咽
流涕具道不遜狀琦曰此病故耳病已必

不爾子病母可不容之乎 慈聖不懌曰
皇親輩皆笑 太后欲於舊渦尋兔兒聞
者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曰 太后不
要胡思亂量少間脩乃進曰 太后事
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
性鮮不妬忌昔温成之寵 太后處之裕
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
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脩曰此事何獨
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 太后意稍和
脩復進曰 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

所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承遺命奉戴
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 太后一婦人
臣等五六措大耳舉足造事非 仁宗遺
意天下誰肯聽從 太后默然久之而罷
後數日獨見 英宗 帝曰 太后待我
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
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也父母慈愛
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
不失孝乃可稱耳今但 陛下事之未至
耳父母豈有不慈者 帝大悟自是不復

言 太后短矣熙寧中歐陽公退居潁上
輒往見之間言及此公曰古所謂社稷臣
韓公近之昔 上在潁邸方人情疑二公
招記室王陶使密說王傾身奉事 慈聖
王用其言身執家人禮至親奉几案進飲
食 慈聖由是歸心而大計始定

龍川志

仁宗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日道路忽傳皇
堂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
時諸使見公鈞公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
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

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且掩之
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
坐爲之歎息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
遠既到皇堂棟乃不損遺事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
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
英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
乃考尋中書 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
落不字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筭大策
如取太原下江南伐犬戎付中書之類編

成十餘軸一日袖進 英宗一見之不覺
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
事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別錄

英宗即位有疾請 光獻太后垂簾同聽政
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諜兩
宮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史
凡十數章請誅之 英宗雖悟未施行宰
相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叅政歐陽
公已簽書矣叅政趙公旣難之問歐陽公
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

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者立庭
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
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
其意以謂少緩則中變矣聞見錄

公爲宰相十年當 仁宗之末 英宗之初
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
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疑憚或諫
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
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
歎曰此何言也允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

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
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
愧服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
難使中外之人舖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視
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太寧公之力

也

溫公撰
祠堂記

孫和甫嘉祐治平間在中書編排文字嘗言
昭陵未復土英廟未親政朝廷多故中書
文字日盈於前公一一從頭看看了即處
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

不亂靜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者殊不似議了一件事讀了一紙文字精神意思終日不來

別錄

治平中夏國泛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它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祝唯唯而退及宴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教荅之夏人

聳伏

灑水燕談

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英宗

尤詳謹不欲遽旣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封大國稱皇伯中書疑所生稱皇伯無經据又封爵湏下誥名之則未得其中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尤指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公獨謂人曰此中書事

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諒不肯推諉以與人

狀行

公素知陝西苦屯戍餽餉頗艱當得民兵以爲助因乞籍民爲義勇二府難其事諫官亦爭之曰關輔民將驚駭亡去願以一身救二十萬人死二府以白上上曰河北有義勇乎曰有又曰河東有義勇乎曰有然則陝西奚獨爲不可論遂決至今關輔爲使人皆服上之言簡而盡而亦多

公之守也

狀行

夏賊叩大順城公言宜留歲賜遣使詰其罪大臣自文丞相悉以爲不然左右或舉實元康定之喪師以動上意公曰軍事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昔時且諒祚狂童國人不附其勢何敢望元昊詰之必服大臣或私相語曰渠謂料敵且觀渠所料公卒建遣何次公往詰諒祚逾月而次公還以諒祚表聞屬英宗已卧疾二府同入問起居畢公叩御榻曰諒祚表云何英宗力疾顧曰一如所料一如所料

狀行

初英宗卧疾久一日公問起居退 神宗出寢門憂形於色顧公曰柰何公曰願大王早暮在上左右 神宗曰此乃人子之職公曰非爲此也 神宗感悟而去 英宗自感疾後不能語允處分事皆書於紙治平三年十二月 上疾漸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 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建立太子以安衆心 上頷之公請上親筆指揮 上乃批曰立大王爲皇太子公曰大王乃潁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

英宗又批於後大大王潁王某公曰欲乞只今晚宣學士降麻 上頷之公召御藥高居簡於前授以御札曰適已得聖旨令今晚宣學士依此降制是晚鎖院時 神宗侍側聞是命辭於榻前者久之制下又設置東宮官屬於是國本定矣初 英宗旣許建儲處分畢顏色悽慘噓涕下文潞公退而語之曰相公適見 上面色否人至此雖父子之間亦不能不動公曰國事至此無可柰何

英宗初晏駕急召 上未至 英宗復手動
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
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 上其達
權知變如此事遺

上既即位王陶由東宮官入御史府為中丞
意有所缺望奏彈宰相不押常朝班朝廷
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
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已數
十年為故事陶憤不勝乃肆誣詆語涉不
遜諫官陰為協比 上察其姦罷陶言職

三百四十七字

一之一

八三十四

周升

公亦遽乞補郡乃遣內侍張茂則賜手札

慰諭起之

行狀○又聞見錄云 神宗初即位王陶言魏公不押常朝班為跋扈 帝遣

近侍以陶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 陛下遣

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帝為之動出陶知陳

州○又家傳云王陶既出邵元猶欲撼公 土曰

若不是韓琦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元聞此語惶懼

一日中書進呈罷 上獨留公訪對久之因

語及 英宗初即位服藥次第 上曰是

時不易覲當日如何公曰是時人情誠憂

懼然內則惟於 太后前主以必不妨外
則急於皇子位差置官屬相繼 陛下自

觀察使以使相封郡王奉朝請立於允初之上人心知有所屬內外遂安英宗亦得安然服藥上歛容拱手曰此恩何敢忘公惶恐謝它日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大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先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稱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陛下孝德而措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上欣然納焉家傳

韓魏公為相日曾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公

為叅政允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矣人以為得宰相體塵史

公為英宗山陵使復土還朝以疾辭位除兩鎮節度使判相州公以兼領兩鎮近世無有力辭改淮南節度使虛上相之位以待之會种諤以兵取綏州納降人嵬名山族帳數萬人諒祚將以兵報西邊皆警輟公往經略授陝西安撫使判永興軍家傳曰公

辭二府方奏事殿上議邊事未決曾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同議上亟召之公既對

即奏曰日前日備負政府自當參議今日藩臣也惟奉行朝廷命令耳決不敢預聞上觀公意確遂罷

議後元豐中呂惠卿除知延州乃自請乞與二府同議邊事坐是黜貶上因諭輔臣曰嘗記韓琦初往

陝西召至此與二府議事再三辭不肯預始知老臣自識體也方行夏人誘保

安軍守將楊定殺之以復怨公既趨關中知羗中苦飢又負罪勢可以困奏絕其歲賜選將厲兵具餼糗器用移師西指爲出討計而諒祚死秉常告哀謝罪械送殺楊定者李崇貴韓道喜以自贖時議多欲棄綏州朝廷已屢趣廢公曰綏州要害出賊脅下已得之何可廢也宜增築界熟戶大

酋折繼世降羗嵬名山守之後雖不取猶足以易地未見聽則使府佐劉航驛奏後果用易塞門安遠故寨不合卒留爲綏德城險固可守虜人常恨失之狂人尉倉等謀爲亂以術禽取戮之不脫一人寬其註誤又城噴珠堡據筆策川赴甘谷寨拓秦州之塞招弓箭手居之用便宜脩涇原葉燮會爲熙寧柵畫圖付將吏教以方略張聲援屯兵扼賊路畢役虜不敢犯皆奪其地利包屬羗于其中以固藩衛武事有序

則欲先收橫山漸取河南地遂為大字檄

陳向背福禍勝塞下騰入虜中招橫山之

眾而或者恐其有功力沮壞之行狀○又遺事云有以使

永昭後公不退為問者公曰是時英宗始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二三時在永昭一日遣一近璫小

封親札諭英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報曰慈壽既去未定疊未定疊人言語何足怪它日復遣使

見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以下商量曾公鞏果不敢當皆云候韓琦回琦是時既使回一日奏對罷直

論以為太后既無親出子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於子母不為不順若更懷猶豫聽

讒佞禍亂由此必起立人之子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語塞

不復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退之分未幾英宗上仙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謂相公

欲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

王百一十一 八之一 三十七 月升

益堅它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夕在外虛席以待故除兩鎮有衮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

太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之上不許遂之相後移雍上使喻云只俟西帥回召見琦是時已知不可

為堅請還相次改北門事由此分矣

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陛辭之日上

從容訪問政事公因進言用人當辨邪正

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侍中國之龜

鑑朕敢不從家傳○又遺事云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

相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

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荅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為一

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又聞見錄云公自永興過關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

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為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語問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為皇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韓琦異也荆公強辯類如此當魏公請冊英宗為皇嗣時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閣者公曰後宮生子所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魏公有以處之矣然荆公終英宗之世屢召不至實自慊也

改判大名府時朝廷行青苗法衆議皆以謂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罪斥中外無復敢言公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疏難頒下及令進奏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

舉大槩用偏辭曲為阻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至再有辨列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示

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允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貫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貫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允民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

臣謂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蓋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朞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朞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朞出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允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

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
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
也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
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
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為多亦是欺罔
聖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
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于今
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
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
貨候民急求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

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還官而不
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
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䟽貸錢
取息之利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上始得
公䟽意已大悟亟欲寢罷王安石引疾在
告唯叅知政事趙抃等對 上諭欲罷之
意抃乃曰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
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者惜之未幾御
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苗法非便安石欲
黜之 上曰湏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

著言韓琦近有章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
執政與藩臣若生間隙至有舉晉陽之甲
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以逐
矣公著遂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
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言覺嘗奏之今
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
詞明坐所因公益皇恐遂以疾上章乞知
徐州章四上 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
之乃止 家傳○又行狀云初法下曰琦老臣也義
守也其敢不如令○又聞見錄云魏公知揚州王荆
公初及第為簽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

四十一
八一之一
八四十一
月後

上府多不及盟激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
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
荅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 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
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公
為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爾作畫虎圖詩詆之至魏
公薨荆公有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
靈輜猶不志魏
公少年之語也

太宗 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
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
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墓本以進者公曰
脩之則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公意韓絳
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
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

錄別

公因語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遺事

公曰魏公潞公俱嘗鎮北門方魏公時朝城令決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知縣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曰汝為禁兵既差在彼便有階級安可如此即於解狀判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略不變色衆但見其投筆方知有異至潞公時復有外鎮解

一卒如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亦判處斬而擲筆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過人爾

元城語錄

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魏人於生祠為塑像歲時瞻奠比狄梁公戎狄尤畏公名允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幕北虜主問左右孰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頗類乃即宴坐命畫工

圖之而去館伴楊興功遽以告忠彥北門
為聘使道舊與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
留守則名于書其副使成禹錫仍喻來介
曰以侍中在此故特名及公去魏後留守
引前比欲得其名數強之卒不可每南來
涉臨清界即誡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

須索也

行狀○又澠水燕談云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陝西父

老有遠來觀於道傍者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公乃非也於是相引以去

熙寧八年三月 上遣近璫賫詔書問公曰
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

代北舊疆自有定封比亦遣官按行經界
甚明朕曲敦盟好固欲息民虜情無厭勢
未能已今橫使再來意在必得 祖宗舊
地決難順從若事出不測其將奈何卿夙
著忠義歷事三朝乃心罔不在王室國有
大政謀及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
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覽公慨然曰事至如
此難為從半塗間理會須講所以致之由
乃可因手書千餘言以對又面語使者曰
橫使雖傲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禮使之

久留無害也宜復選使使虜就議則渠自

不安矣比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

還矣別錄○又聞見錄云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

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為使忱對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

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不可棄臣當以死拒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

之忱不奉詔初以祕書丞呂大忠為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忱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帝

開天章閣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論難久之忱固執前議大忠亦然執政知不可奪罷忱為三司判官大

忠乞終喪制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公手詔問以計策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

朝廷舉事則似不以大敵為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釁端屢遣使以爭理地

界為名觀我應之之實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船招諭

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

一路殺其老弱以數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澹樂向聞遣使部

兵編置榆柳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

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視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

新樣大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

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為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

伺朝廷況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虜情無厭浸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

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昔嘗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賜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

日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令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

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

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
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違者坐徒不以赦
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賦畝商旅嘆於道
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
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陛
下始謀者大誤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
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恃驕慢爾
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
強割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
傷民力大乏將官龔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
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
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愚今為陛下
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
脩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且
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
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
釋虜疑萬一聽服則可以迂延歲月陛下益養民
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
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快忠義
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文潞公曾

曾公皆主不與之論時王荆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也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縝奉
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祖宗故地荆
公輕以畀隣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至後世姦臣以
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
公之罪可勝數哉具載之以為世戒

公器量過人性渾厚不為哇吟峭整功蓋天
下位冠人臣不見其喜任莫大之責蹈不
測之禍身危于累卵不見其憂怡然有常
未嘗為事物遷動平生無偽飾其語言其
行事進立于朝與士大夫語退息于室與
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
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

相應其所措置規摹閱大高遠外視如甚
略已而詳觀其中則細故小物莫不各有
區處故有志必成平居與人接禮下之問
勞慰存氣語和易容人過失不以爲已忤
小大無所較計及朝廷事則守其所當爭
及於義理而後止毅然終不可奪

行狀

公氣貌嚴重人雖望而畏之及乎接物極恭
而溫初爲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
曼卿氣豪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
慢但時呼爲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

畏者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劾此語
爲人敬服如此器量闊博無所不容自在
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
史葉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拱辰定基
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
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
器度耶公和顏謝之

別錄云趙良規實客嘗曰
公初入館時年二十餘歲

亦未嘗有事跡著于人者然
人意已自以公輔許之矣

及公爲樞密副使

石介有慶曆聖德頌曰予早識琦琦有竒
骨可屬大事敦厚如勃後爲宰相歐陽永

叔作相州晝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垂
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
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為知言家傳
公為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相與師魯
於公處即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
魯公皆納之不形於言遂無事不然不靜
矣遺事

公言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
盡如意須索包惣不然不可一日處矣別錄

公言琦待罪中書時事有不當然者必堅立
不動反覆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取次便
放過別錄

慶曆中公與杜衍富弼范仲淹同心輔政更
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拱
辰為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公而下為三
人者排逐指為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
許逐廳見賓客拱辰來見因諷勸公奮手
作跳擲勢曰須是躍出黨中公對琦惟義
之從不知有黨也既而公亦求去位家傳○

云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為分故小人忌之亦
少如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之故小人忌怨日至

朋黨亦起方諸公并逐獨公安
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
姚崇宋璟又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
不敢天下以為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
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

周公遠矣

狀行

公在宰相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雷動風行
雷雨作解之事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
却斂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
在北門重陽有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

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
節難故晚節事事尤著力所立特字又作
喜雪詩云危石蓋深藍虎陷老枝擎重玉
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
如此公為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
皆此類也

遺事

公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
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

祖宗一

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

別錄

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

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

能也別錄。又遺事云公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它方可成務如琦孤忠每

賴神道相助幸而多有成耳

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

胡廣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遺事

公曰昔與希文議邊事唯旋旋小進為得計

亟欲多展必不可保別錄

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 上前

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

爭也嘗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

一百一十一

八十一之一

八四十九

劉永

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別錄

公因說康定以來事嘆曰忠義難立直道難

行別錄忠義一作中道

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

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歎曰放上則易

放下則難遺事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

厲唯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

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別錄

公為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即手自

封之未嘗使人見別錄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不然從容喻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語錄

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別錄

遺事云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皆以誠往往為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數放之耳豈可以為小人不待以誠邪

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處之之理知其為小人以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當反已是不是已是在我而罪在彼焉用計其如何遺事

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遺事

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所感亦深平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白能受其欺賤官因事爭於前每及已之誤即受之

事行其直者不主已爲是若稟事嘗訐觸
非而却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日芥蒂置
乎色亦惟是之從遺事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公公曰勿以
爲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
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
潛卷從容以授之別錄

禁卒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
之以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

二百八十八

八一之一

八五十一

別本

數舍間常恐不復見誠知擅去當誅得一
見死無恨公惻然考按得實即以便宜釋
之軍中感悅有垂涕者別錄

公性至仁其臨事或誅一人或笞一人顏色
不覺有異別錄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
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最年少
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
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
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爲

介也

別錄

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壤
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
百金荅之充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
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日召漕使且
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
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
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
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坐客皆歎服公寬厚不已

遺事

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
兵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
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
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

中感服

別錄

公姿貌英特美鬚髯骨格清聳眉目森秀圖
繪傳天下人以謂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
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怪蓋
自然也平時家居雖祁寒盛暑倦劇對僮
使亦攝衣危坐無怠容遇事遽猝而意不

亂冗劇而才有餘萬兵侍帳百吏遶前處
之安靜裕如也已而剖決皆就條理勒于
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
或曰公位重年耆艾功名如此朝廷賜守
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
吏民當有受敝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
吾何安哉公左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
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切勿
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因緣憑籍而
每遭 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

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行狀

公之在相位也凡進用人惟以公議所在多
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
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
安石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頡皆可用
也時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
任頡於省府它皆此類也所薦引於上
前者未嘗輒漏其語間因 上有宣諭或
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公初罷相 上問孰

可以為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既罷去蘇頌除脩注往謝二府叅政趙槩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已也

家傳

公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既用之其人亦不自知所進薦也不私所親以官而怨家仇人其才果可用必用之守揚州日轉運

使李參沮州事在陝西嘗救有罪將李緯寬之而緯子師中不知猶訟于朝孫沔為御史以西事詆公甚力及為宰相悉置不報顯進之三人者皆愧悔深自恨

行狀○又遺事云李

師中為布衣坐父緯鎮戎退陣當斬公馳至鎮戎以賊眾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為首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李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論公募民為兵往應賊大擾乞斬公謝陝西既不行後嘗有疑公心公執政有請勿害師中者公曰彼是時以子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恕然師中終未之信後擢知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又家傳曰師中方坐事廢黜一日擢為高陽關安撫使賜對日師中神宗諭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師中方大愧服○又遺事云公兄為泰卒孫元規為司理嘗薦之遂拜元規書問未嘗喻時不講後公為西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罪自此慊公書問遂絕公一日

以書問元規平日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
攻此乃韓厥之舉也若琦當言責亦不為元規隱此
何待琦之不廣願公勿疑元規疑之終不講書公秉
政煩以公有害已心後起廢為慶帥過闕乃泣見曰
汚真小人公知汚汚不知公○又家傳曰汚帥慶州
過闕賜對英宗諭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
卿汚退而袖長書俯伏
謝罪皇愧幾無所容

有問公郭逵衆人皆謂出公力曰用人等事
非人臣得專須還它主上若用人是則
將順非則開陳何謂琦力始英宗欲郝
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
地一黥卒主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
為中外所仗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

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曰曰如
此則用郭逵粗勝質遂然之既阻其一又
阻其次不可王陶遂見誣以引往年之廝
役又曰此事惟趙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
謂大躡等當近下安排名目遂有同簽書
之號遺事

公元勲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
也別錄

公平日獎進人物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
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太濫

其實曾中不啻黑白遺事

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龕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遺事

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 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著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摘晉公何事恨不得聞也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湏以威而能濟者觀

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耶古人謂鷓鴣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遺事

公嘗言 仁廟議配饗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脩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又曰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為賢

宰相又曰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遺事

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

公言富公爲鄆倅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曰即日當曾位富不敢當沂公曰然進

時易退時難遺事

或問君實晦叔天下所屬望它日大用何如公曰才偏規摹小問晦叔平日曰今日迺是平日遺事

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公請言公不荅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爲河北說得些衆人不敢道意思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遺事

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

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遺事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為今日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它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

遺事

李清臣平日多於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

者清臣頗持兩端公因書問之曰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諭人如此

遺事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

別錄

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常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遺事

公曰勇可習

遺事

潞公在西府人有以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

曰彦博豈可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彦博則有些龕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遺事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它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

上從之

談叢

公言歐曾同在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遺事

公晚與歐陽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心服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它琦以誠而已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為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

別錄

石守道編 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永質於

公公指數事為非其一 太祖惑一宮鬢
視朝晏群臣有言 太祖悟伺其酣寢刺
殺之公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迺惡
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
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遺事
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公與范
公適自陝西來朝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
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了也公曰天下事不
可如此如此必壞別錄

三百字 八十一之一 八六十 四六共

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
無容矣遺事

公嘗謂忠義之心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
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遺事

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
得之未嘗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古
然積習已久不可廢之又自有利處不為
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
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為不如漢唐調
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

民其弊乃至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
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保
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
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別錄
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
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
琦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
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著心處之
下令籍爲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貧素
只用木弓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

矣此蓋出於有心也遺事

公重恩義好樂士大夫獎與後進賙人之急
視用財物如瓦礫糠粃不以恩其意既乏
則捐已服用玩好或脫取家人簪珥與之
士歸趨之無遠近公不厭踈戚與交舊之
孫子寒窶無所託而依以爲生者常十數
家少善尹師曾師曾亡割俸畀其孤爲直
其寃于朝仍奏錄其子合宗族百口衣食
均等無所異嫁孤女十餘人養育諸姪比
于已子所得恩例先及旁族逮其終子有

褐衣未命者追孝祖考恨不及養奉塋域甚厚自五世祖冢皆訪得之買田其旁植松檟召人守視之貴顯五十年身為將相累更大賜予及其歿也庫無羨錢室無竒玩賴天子賜金帛官出葬資喪事得以無乏

行狀。又聞見錄云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於朝命以官薦為屬

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為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朴亦早死

公天性清簡至於圖書博奕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不倦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道健自成一家端

重剛勁類其為人

行狀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莫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謂過人遠矣

別錄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善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虵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虵

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之於通衢
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記聞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
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胡氏傳
家錄

論韓魏公范文正公比曰是天資真不由講學上蔡語錄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王巖叟編魏公別錄

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望

仁宗時王隨陳堯佐爲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叅政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爲諫官屢䟽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廷辯

上迫於正論遂罷四人者當時天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叅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不可知如此人意不能必也

李壽熹續通鑑長編

按王巖叟此錄謬誤宋庠叅政在寶元二年十一月晁宗慤叅政在康定元年九月不與士遜得象同入中書明甚宗慤此時在翰苑才二年庠實初除翰苑然

上意本用庠偶以讒止更一年餘卒用之或傳聞疑似致此而范仲淹二年前權知開封府坐讒落天章閣待制去冬補外方自饒徙潤猶未復職驟遷政府恐亦無此例韓琦自言必不差

巖叟聽之不審又不加參考遽筆之于書耳

子闔竊考

國史寶元元年三月魏忠獻公以右司諫論罷宰執四人遂拜張文懿昭文章文簡集賢同日叅大政者乃王忠穆李康靖也子闔五世祖文莊公時在北門後又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五月魏公爲樞密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文莊公以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使陝右會魏公與夏英公議攻守策九月使事還道拜叅知政事與宋

宣獻並制亦非宋元憲先是康靖以大資政罷文懿已去位再相呂申公距寶元之初僅三歲河內王公別錄所記舛誤李貳卿續通鑑論之詳矣淳熙五年五月十二日朝奉郎新通判廬州軍州事賜緋魚袋晁子闔謹題

